

籌辦夷務始末

咸豐朝
卷六十五之六十六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六十五

咸豐十年庚申九月辛卯

盛京將軍玉明奉天府府尹景

竊等玉明前奉寄

諭夷人以議和為名由津到通節節

狂悖殊甚撫局已形決

裂金州續到夷船如敢登岸肆擾

相機堵剿等因欽此等

景霽遵即會同督飭濱海旗

副都統咨據旗民地方官詳報金州大孤山大魚溝一帶

前泊火輪夷船二十隻於本月初旬將岸上帳房收撤回

船至十三四等日陸續向西南洋駛去十二隻現在大孤

山一處尚有夷船八隻其熊岳之兔兒島蓋州之西套海

口。前此游奕之船。均已全行駛去等情。先後馳報前來。至南路濱海各城團練。屢經拏等督催勸辦。現已一律舉行。州縣地方較大者。城鄉練勇不下二三萬人。其次一萬四五千名。至少亦七八千名。無論旗堡民屯。聲勢尚能聯絡。器械亦俱整齊。自固藩籬。可期得力。拏等方幸夷船漸退。濱海人心稍定。忽於八月十九日。准錦州副都統咨稱。接署山海關副都統寶山文開。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八月初九日。奉

上諭。現在夷氛逼近京城。朕於本月初八日。巡幸木蘭。所有前調吉林黑龍江兵丁。如已行至山海關。即著寶山。飭令折赴熱河。

設駕等因。欽此。努等接閱之下。驚疑懸戀。憂憤交縈。伏思

聖駕巡幸木蘭。自係暫示權宜之計。惟

畿輔逆燄。鴟張。關外風鶴傳警。又聞

乘輿北狩。人心震駭。西北毗連邊界。盜賊將次竊發。營

盛京為根本重地。

陵寢

宮殿所在。關繫匪輕。現在存城之兵。僅贍千餘。努等防所。顧

此失彼。省中將軍府尹二署。並戶刑兩部。現止侍郎倭仁

一人兼理。努等三人三處。遇事不第。函商不及。且省中亦

有空虛之慮。努等身任封疆。受

恩深重。當此萬分危急之時。未便株守一隅。致滋貽誤。查秋後金州夷船。忽去忽來。今於大孤山仍留八隻。無非牽制兵力。使我設防糜餉。疲於奔命。以遂其奸狡之謀。今方商集

畿甸。不暇竄擾濱海。奉省口岸。似可暫安。惟西北各城盜賊潛起。亟宜勦捕。先清內患。等再四籌商。現在濱海各城旗民團練。均已舉行。應即飭交各該地方官督同紳董。仍加訓練。實力操防。藉資捍衛。田莊臺兩岸三營防堵弁兵。現在營口雖無夷警。仍應暫留駐守。瞬息北風司令。內河封凍。船隻不能駛進。擬俟霜降後。再行撤回。以節經費。其金州熊岳青石嶺等處。在防馬步官兵。仍飭各該統領督

率鎮靜嚴防。嗣後察看情形。隨時酌量裁撤。乘此夷船暫退。等語。應即回省。會同倭仁。統籌全局。移緩就急。相機調度。惟期衆志成城。攘外安內。保衛

陪京。以重根本。

硃批。知道了。已有旨。令汝帶兵速赴承德。諒已接奉矣。

壬辰。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夷人占踞園庭。諭令恭親王奕訢等在昌平一帶駐紮。辦理撫局。昨接二十六日奏報。知恭親王等尚在長新店居住。聽候恆祺辦撫之信。連日如何情形。務即迅速具奏。現在夷人已退至黑寺。自圓明園一帶。以至黑龍潭。太子府。沙

河。清河等處。地方土匪。仍復肆擾。以致文報阻隔。行旅不通。若不及早懲辦。誠恐聚集日多。釀成大患。勦捕愈形棘手。綿勳派撥之兵一千名。未知曾否到圍。亦須有大員統帶。方能得力。本日已改派文祥署理圓明園八旗包衣三旗印鑰。其綿勳派撥之兵。歸文祥調遣。著即調集各旗。及巡捕營官兵。飭令將各處土匪。嚴行捕拏。立即正法。以靖地方。而通道路。長新店距城較遠。於辦撫事宜。往來不便。文祥若仍在該處。亦覺鞭長莫及。著恭親王等。於京城西北附近地方。擇地駐紮。文祥便可兼顧園庭。仍隨恭親王辦理一切。正在寄諭間。接據勝保奏。因和碩戰情形一摺。據稱。各起官兵。二三日內。皆可到齊。惟遠道赴援。不

無疲憊。自應量予休息。始可即戎。無如守城諸臣。汲汲議撫。方且定期開城。為休兵息民之策。再四思維。惟有齊集援兵。靜以觀變。如該夷謹守條約。相安無擾。亦不敢自生外釁。如竟顯然反覆。或屯兵不撤。自當相機而動等語。該逆於城北一帶。修築礮臺。並至城根測量遠近。狡譎情形。實堪髮指。慶惠等自應嚴密防守。聽候恭親王等辦理。若開門揖盜。害不勝言。已諭令慶惠等激勵衆心。堅守以待。并將候補侍郎勝保。授為欽差大臣。總統各省赴援諸兵。整軍備勦。此時事機緊迫。著恭親王等。迅即飭令恆祺。往見該夷。仍遵前約。不另生枝節。即可畫押換約。以敦和好。儻有心反覆。再事要求。即知照勝保督兵進勦。惟必

須厚集兵力。一戰成功。方為計出萬全。即由恭親王等斟酌辦理可也。

戶部右侍郎寶璽奏。八月初八日。

皇上鑒興起程後。總管內務府大臣文豐。明善。遵

旨照料。

圓明園。努當即進城。籌畫撤解。

行在餉需。辦理防守等事。詎意八月二十一日。夷匪逼近。

京城。九門戒嚴。努隨同總統巡守大臣等。晝夜在城防護。二十二日夜間。遙見西北火光燭天。努不勝驚駭。惟時當深夜。恐其乘勢攻城。不敢開門往探。至二十二日酉刻。夷匪

闕入

圓明園。等聞信之下。曷勝憤恨。旋於二十五日。夷匪由園退回。當即委派司員前往探聽。隨據稟稱。

園內殿座。焚燒數處。

常嬪業經因驚溢逝。總管內務府大臣文豐。投入福海殉難等語。至總管內務府大臣明善。及管理

園庭司員等。均尚不知下落。現仍派員查訪。

硃批。知道了。

寶璽又奏。查現在總管內務府大臣。在京僅等一人。而

圓明園夷匪既已退回。

園內一切皆須清理。努一人實難兼顧。惟有懇乞

皇上簡放一二員分任其事。以照料一切。

硃批。現在明善已由行在回園矣。所請毋庸議。汝係內務府大臣。非他人可比。即使不能在園料理。出城一往。有何不可。乃竟置之不顧。尚有人心耶。

光祿寺卿勝保奏。竊努疊次奏

旨。所有陝省馬步官兵著歸努督率調遣。又由恭親王奕訢先後咨交直隸山東兩省官兵共三千數百名統歸努軍營。俱經努等恭摺奏

聞在案。查各起官兵於二十三二十五等日先後來到直隸可間

協標陝甘固原提標等兵八百名。其各起大隊。拏遵

旨飛提。已據陸續報到。大約二三日內。皆可到齊。拏於各將官來
謁之時。勉以忠孝大義。反覆開導。俾知急難勤王。非尋常
出師可比。務當振刷精神。講求戰法。以冀一戰成功。仰紓
宵旰之深憂。稍贖臣子之重疚。該將官等。聆拏言論。似尚能感發
奮興。力圖報效。惟數千里赴援。兵力無不疲憊。其所調皖
豫各省勇練。尚無確信。自須量予休息。始可即戎。無如守
城諸臣。汲汲以議撫為事。方且定期開城。為休兵息民之
策。拏雖責在勦賊。亦未便一意孤行。孟浪決戰。然竊以為
逆夷數月以來。滋擾我閭閻。震驚我

禁閫。遷鹵我重器。焚掠我

園庭。為臣民不共戴天之讐。千古非常之變。輕我太甚。其志愈驕。此時倡言攻城。稱兵挾制。努裂皆出血。恨不食其肉而寢其皮。恭親王迫於無可如何。徒深焦憤。而城內議撫諸臣。信其詭謀。無求不應。自謂兵微力弱。恐兵端一啟。收拾為難。夫以各門城上大小礮位數千。守兵數萬。城池如此其高深。如此其堅固。而城外又有援兵。非竟全然無備。自努思之。戰而勝。固可雪耻復讐。戰而不勝。和亦未晚。現在惟恐稍拂其志。惟命是從。夫春秋書城下之盟。當時猶為深恥。況開門揖盜。以堂堂天府。拱手讓人乎。即進城無

事。而如其所約。分守一門。留兵三載。包藏禍心。

六飛果於何日回鑾。萬一路守城門。反兵相向。將置

宗

社臣民於何地。此弩夙夜籌思。無一而可者也。此時守城大臣。惟慶惠團防大臣。惟周祖培。堅欲開城。牢不可破。該逆膽敢於地壇一帶。修築礮臺。熟視其於咫尺之間。擔畚取土。而莫敢誰何。弩非其事權。雖辯說萬端。竟不能挽已成之局。再四思維。惟有齊集援兵。獨新壁壘。靜以觀變。如該夷能謹守條約。相安無擾。弩亦不敢自生外釁。如竟顯然反覆。或屯兵不撤。意存久踞。弩自當相機而動。弩前在八里橋。

接仗所帶無得力之軍。且任事不久。猶與賊鏖戰多時。若非臨陣中傷。幾成大捷。然據逃出民人。衆口僉稱是日之役。賊死千餘。載屍九船回津。為衆目所共睹。況此時兵力厚於昔日。加以自為訓練。以之滅賊。或未能以之勝賊。則可必。此後惟求

聖明作主。一其事權。示以方畧。不致有扞格掣肘之虞。俾等可以自盡其材。自伸其志。庶冀削平禍亂。奠安畿疆。以仰酬高厚於萬一。

勝保又奏。再等現在軍營。援兵漸集。事務較多。必須襄助有人。方免貽誤。查有太常寺少卿崇恩。前在山東巡撫任

內。隨同努辦理軍務。現經守城王大臣。派守內城阜城門角樓。該處偏在西南。不甚喫緊。且西南城守大員尚多。相應請

旨飭下崇恩。赴努軍營。隨同辦理一切。又已革副都統伊興額。久歷戎行。勇於從事。現在革職回京。聞其病已痊愈。可否准令努調赴軍營差委。努當酌度情形。派令管帶官兵。庶該革員可以及時自效。而努亦收臂指之助。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勝保奏。齊集援兵。靜以觀變一摺。足徵該大臣忠勇性成。赤心報國。著即授為欽差大臣。并開缺以侍郎候補。總統各省援兵。相機勦辦。即由勝保知照禮部。頒給關防。

現在直隸陝甘等兵。僅到八百名。其各起大隊。二三日內。始能到齊。遠道赴援。必須休息。已諭令慶惠等堅守以待。并諭恭親王等。迅辦撫局。儻該夷猖獗。萬不能成。即行知照勝保督兵進剿。該大臣自應靜候辦理。惟事機緊迫。必須量敵而進。計出萬全。一戰成功。始慰朕望。儻兵力未厚。不可輕於一試。所調川楚各勇。均已飛催。尚未據報起程。惟都興阿。自請帶馬隊四百名前來。朕已允准。本日據英桂奏。與總兵慶德。先後帶兵勇三千。剋日起程。文煜。亦撥海豐防勇一千。曹勇三千前來。其各省未到援兵。毋庸歸僧格林沁。瑞麟大營。均著交勝保調遣。太常寺少卿崇恩著隨同該大臣辦理軍務。已革副都統伊興額著准